

信本
十波得

張天翼著

湖風書局版



書 題 作 創 藝 文

得 彼 小

著 翼 天 張

上 海

版 出 局 書 風 湖

號 四 三 七 路 浦 七 址 地

1931

——錄 目——

小彼得·····	(一一—二四)
皮帶·····	(二九—五八)
二十一個·····	(五九—八四)
稀鬆的戀愛故事·····	(八五—一〇八)
麵包綫·····	(一〇九—一五〇)
找尋刺激的人·····	(一五一—一九四)
豬腸子的悲哀·····	(一九五—二一七)

遂生拍拍老八的屁股，眼睛瞧着那满地嗅着的小狗。

「老八你看，這是哪個養的畜生。」

老八對手板吐了口沫，抓住鐵鎚，鏟了一把煤向火門裏送。門裏的火像戀人們底心似地正有着勁，火焰不服氣想到處竄，一堆煤下去，紅的裏面有黑氣向上沖一會。

「赫，」老八掉轉腦袋瞧那畜生。

那畜生好奇似地瞧他們倆。他像叭兒狗，不，毛比叭兒狗的



長。頸子上扣上一圈皮帶，花的。全身的毛放光，像擦過stearine什麼。

瞧啊！瞧地他提起四條短腿溜過來，在他倆身上儘嗅。他能夠嗅出每個人的氣味，你走過什麼地方，他會嗅着那條路跟你來。可是像這兩個人，他似乎很難嗅出他們的分別，他們有同樣的怪味，這還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所聞到的怪奇特的味兒。

像看不懂直譯論文就丟了手，他變了後腿坐起來……

說是這麼說，但或許看懂了也未可知：狗知道。

老八拿鏟子在地上一頓：

「Hoy，這畜生！」

「Vow，」他說。

「你爺要打死你，」鏟子又一頓。

「Vow, Vow. Vow!」

遂生笑出了聲音。

「你對他一點狠處也沒有。」

「這狗×的，」老八也笑着。「你爺敢跟你打賭：這狗×的定是那粉團子養的。」

廠裏的辦事人都給叫做「粉團子」。

遂生把狗抱起來，摸他幾下；透過手板皮的神經末梢上，並沒有光滑細膩的感覺。不知道怎麼個衝動他又去嗅了一嗅。

「老八，正經話：香哩。」

老八湊過鼻子去。

「唔。」

「怕是香水什麼的，」遂生又嗅一下。

「那就是娘兒們養的，養來當做當家的，」那個用鼻孔短短地吸了幾口氣。「唔，不對，這是肥皂香。」

狗輕蔑地瞧了他們一眼；跳下地來又坐着。把後腿舉上來在頸子上一下下地刷着。

「狗×的，你嫌遂生髒，對不對？」老八吐口吐沫在手心上又抓起鏟子。

外面空地有誰在叫：

「彼得，彼得。」

小狗「Yoo」了幾聲，巴的巴的地跑出去。

「小彼得，下回不要亂跑，曉得吧。」

遂生在門口張一下：他認識那個招呼彼得的是大老闆的身邊人。找了彼得去大概是給他吃什麼。

「正經話，大老闆養的，怪不得。」

「大老闆養的？」老八皺着眉毛。「他叫什麼啊？」
「像是彼得。」

「彼得，」那個像要記住牠，似地念着，「彼得，彼得，

彼得在廠裏就出了名。彼得是大老闆最近在青島八十兩銀子買來的。廠裏的人在談女人談性交的空隙中老談些新聞似的事：現在的新聞是以小彼得做焦點。

「八十兩。八十兩是幾塊錢？」

「這要請粉團子他們算。」

「我拿三個月貯金打賭，我說大老闆把小彼得來做兒子：大老闆沒兒子。」

粉團子他們也說着千篇一律的話。

「我們總經理，將來遺產一定給彼得，信不信。」

「你趕快叫你夫人養個小姐給他吧。」

這還不算，茅房牆上添上新的木炭字了：在擁護什麼，打倒

什麼的字樣中，在色情化的幼稚繪畫中，寫上了彼得的名字。

「彼得灰孫子萬歲萬萬歲。」

「大老闆×彼得的××。」

「彼得同老闆娘……」下面畫了個簡單的圖。

「擁護小彼得作經理。」

小彼得自己一點也不知道自己已有了名流似的地位，被人那麼注意着。不過小彼得的確有點了不起的勁兒譬如傲慢之類：也須這是不意識的。他本能地只對他主人柔順，馴和，服從，而且又似乎瞧出了主人在人類間的地位：臉嘴間就表示得有點異樣了，至少跟別人養的狗異樣。

「小彼得，這裏來，」一些比粉團子地位還低些的人，在逗他。

他不來。

一個人吸着舌頭叫：「作作作，」手裏拿個饅頭什麼的去引他。

他不來。

旁邊的人笑了。

「他一個月吃三十塊錢的火食，稀罕你的？」

「阿松你叫得他來，我們請吃小樂意。」

失敗了兩三次，阿松可動了火。

「這狗婆養的，看老子不湊死你，」彼起一塊小石子，做着要扔過去的樣子。

彼得偏偏頭瞧他，並沒怕的意思。

「怎麼岔，你？」

有人瞧見那塊石子離開阿松的手，向彼得身上飛了去。有沒打中小彼得，大家沒注意着，總而言之小彼得尖叫了幾聲跑開

了。

「嗓子倒脆哩。」

在場的人都心頭感到點輕鬆。瞧着瞧着小彼得狠狠地跑着。他們從心地笑着。

小彼得那種似乎了不起的神氣，使他自己老去受些皮毛的苦痛，以後，這般人常像小石子去擲他：看了小彼得就不自在的心情，他們用這方式去補足。

吃了些小石子，小彼得得躺到主人的腳旁去補足。寸把厚的地毯上躺着，躺不到一分鐘伸個懶腰。桌椅上的退光漆差不多照得見自己的臉：那麼光。氣爐子裏勻出的暖氣也不像「他們」屋子裏那麼熱得不成話。

他搖搖尾巴，瞧瞧主人。

主人忽然想起了什麼地，按一下不知第幾號的鈴。主人臉子

本是平板着的，一按鈴就蒙上了一層威嚴，像個機器人。那第幾號人一挺直地站在面前，主人就又在威嚴中透出點非常精明，機警的勁兒，像在說：「你們要好好的，我什麼都曉得，你們什麼都瞞不過我。」

「李先生那裏通知過了沒有？」

「通：過了，」那個肯定地點頭，可是像鞠躬。

「他怎麼說？」

「他說他對於……」

「好，不必說，我曉得，」擺擺手。

那人開了門要出去，主人又：

「哦，不錯，喂。」

「是。」

「沒有什麼，去吧。」

臉子恢復了活氣。

「Peter，來。」

彼得上了主人的膝頭。主人雖然那麼威嚴，可是對彼得是怪多情，怪溫柔。彼得得到了過剩的滿足：尾巴不怕吃力地搖着，伸出舌子舐主人那隻指揮着幾萬人的手。另外半數的手是在撫摩着他。彼得顯得偉大起來，尤其是主人纔用過威權之後：彼得長得聰明，他看到了這一對比彼襯出來的主人的恩惠。所吃了別人的虧，現在想來幾乎是所謂：隔世！

主人第二次按個什麼鈴。

彼得瞧見進來是誰，他知道這是爲他的事，不，不完全是他的事：他跟主人同有的事。那聽差，在角落的架子上拿了瓶香檳酒；給主人倒一杯，又注了小半杯放在地毯上。

「好，下去吧，」主人放了他。

不多大一會，彼得搖着尾巴瞧主人，舌伸着，口水滴在地毯上。

「還不够麼？」

主人給他倒些酒下去。

還沒舐完，彼得忽然，不知酒醉了還是來了什麼 *inspiration* 還是怎麼，他唱起來。

『嗚嗚，嗚嗚，嗚嗚，』最後一聲由低而高，一個 *arpeggio*。又來了一聲『嗚。』那是個 *treble*。

『怎麼唱起來了，Peter 呢？』

彼得還在地毯上打着滾。杯裏剩着的幾滴酒潑了出來。

「噲，爲什麼這樣洩氣，eh？」主人捉住了彼得，拍拍他的頭。

他眼珠翻上去，甜美地睜着了，像在春天的南歐伏在愛人膝

蹠子上打盹。

彼得要只到技師或課長他們那裏去走走，他受不到委曲，豈但受不到，還被一點尊敬。像在主人房裏的出納課長，老是用了一種狂熱似的調子去歡迎彼得的。

『Oh, little Peter?』非常親愛的樣子，而且把聲音放大，附近的幾間房子都聽得見。

『來，到我膝頭上來，我請你吃東西。』

給他吃椰子餅乾，溫存，巧格力糖，等等。

彼得不扯騷，像知道自己的身份似地。

『再吃點吧，little Peter，唔？不吃啦？』

不吃啦，彼得跳下來，不回顧地走向主人房裏去。

課長瞧着彼得往外移去的屁股，又翻一回嗓子：

『哈哈，真好，Peter，你真好玩。』

主人的朋友也待彼得好。有時他對主人的朋友不敬，主人不怎麼地，只是：

「Peter，你不看看怎麼人就叫麼。下次不許，聽見吧。」

彼得去嗅嗅那陌生人記住他的氣味。那人卻一把舉起彼得，誇他長得好，親他，撫他，像一個男子吻着漂亮保姆懷中的孩子一樣。

在這裏雖那麼幸福，可是叫他在這裏獸一整天可獸不住的：他又到處跑了。他又跑到老八和遂生那裏。

「老八，你把兄弟來了。」

「好哇，狗×的，你爺歡迎你。」

彼得不是要去找罪受，他似乎是想擺點得意的臉色給他們看看：「你們大老闆都溫存我哩，」要是他會說話的話。

「你去把門，」遂生低着聲音。「我試點手法給你看。」

老八在彼得身邊走過，裝做若無其事的樣子。到了門邊就突然回過臉來：把住門。

「Yow, yow yow yow, Yow,」彼得知了這是什麼意義。

遂生偷偷地檢起幾塊小煤塊。第一塊打着他的腿。

彼得叫着竄着，可是不敢向門口衝。

「別打着你爸啊。」

「不會的，正經話，」遂生第二塊打中彼得。

第三塊，第四塊，第五塊，……

竄着的小彼得，最後鼓口氣，用了最大的速度，從老八的跨下衝了出去。

他們倆舒暢地大笑起來。

「阿松真聰明，他發明的，」這生說。

「總有天這狗×的給人打死，」那個在手心上吐吐沫，撓撓